

# 《成唯識論述記》 第十一講



那天我們講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「我」的相狀、這麼多「法」的相狀。它（《成唯識論》）說這些不論是世人所說的種種「我」的相狀，或者是佛教裡面所說的種種「我」的相狀；與及世間人所說的種種「法」的相狀，與及佛教裡面所說的種種「法」的相狀；這些種種「我」相、種種「法」相，都是依據我們內部的心識，由我們內部的心識，轉變出相分、見分。於是，人們就在這些相分、見分之上，說這些是「我」、那些是「法」，其實是無所謂叫做「我」、無所謂叫做「法」的。

說到這個問題，（第）一個（論師）是這樣說。那麼第二個呢？如果就（著）這本書來講，即是它比較絮叨，它說又可以這樣說，現在講到第 151 頁：「我法分別熏習力故」，它說從無始以來，眾生都是執著有「我」、有「法」，向上數，由哪個時候開始，我們數不到。向上數（而）數不到起點的，在佛經裡面就叫做「無始」。由無始以來，眾生都是執著有「我」、有「法」；因為眾生都是執著有「我」、有「法」，當他（眾生）起執的時候，即刻熏入去——即是打入他生命裡面、打入他的第八識裡面，就成為我執的種子、成為法執的種子。這種我執種子、法執種子，當有機會（時），它又爆（發）出來，當爆（發）出來（後），又執著有「我」、執著有「法」；當執著後，又馬上打回入去，（這）又成為我執、法執的種子。如是者，在一世以

來，不斷打入、不斷爆出，對吧？今世如此，到你死的時候，又留下那些我執、法執的種子，下一世又出現。下一世出現以後，(在這)一百、幾十年內，無日不有我執、法執(生)起，這些我執、法執(生)起的時候，又打入去(阿賴耶識裡)，又成為我執、法執的種子。所以呢，循環不已，如果你不對付它，就永無終極。除非你用你的無漏智慧修(習)止觀，在這個修(習)止觀(的過程)裡面，用你的智慧剷除這種(我執、法執)的種子。這樣呢，在那時候，(令)你生死輪迴那些一世(又)一世的執停止了。那些我執、法執停止了之後，亦無生死輪迴了。那時候你這個生命體就與這個宇宙的本體恢復返好像合成一起那樣，(依)照佛家的講法是這樣的，那時候你就會證到這種情景：這個宇宙就是你，你就是這個宇宙，再不會有你這個個人的「我」在生死輪迴了。

當你這樣的時候，所謂「你」，就是這個宇宙的實質、本質了。那麼這個宇宙的本質叫做什麼呢？叫做「法身」。在你成佛的時候，這個就是你本來的實質，就叫做「法身」。那麼這個法身，就它是佛的最基本的身來說，就叫做「法身」；就它是這個宇宙萬物的本體來說，就說它是最真實的，叫它做「諸法的實相」。「諸法」者，即是(指)「一切事事物物的」，(「實相」是指)「真實的體相」。這就叫「諸法實相」。

又，它是萬事萬物的實質、實體，所以有人叫它做「法性」。這個宇宙萬象

各種東西都是眾緣和合而生、都是幻的，但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現象雖然是幻的，但是這個實質不是幻的，(而是)真的，所以叫做「真」。而且不只是「真」，(亦是常常如此不變的，所以叫做「如」；(兩種意思)結合一起，就叫它做「真如」了。

(這樣就)有很多個名稱了，對吧？又叫做「法身」，又叫做「真如」。有時候又叫做「平等性」——每個眾生都有這個實質的、一切事物都平等地有這個實質的，(所以)就叫它做「平等性」。

同時，我們要體會、證得到這個「法身」、「真如」的話，當你證得「真如」的時候，沒有概念(阻)隔著我們的，沒有名言、沒有概念的。這樣呢，沒有名言、沒有概念，即是無差別，這種無差別的狀態，又叫它做「不二法門」。現在很多人講什麼叫做「不二法門」，很多人解(釋)錯的；「不二法門」即是(指)絕對的、無差別的本體。既然是無差別，所以又叫做「絕對」。有本書將這個「真如」(翻)譯做英文的「absolute」。

好了，它(本論)說無始以來，眾生都執著有「我」、執著有「法」；這種「我」、「法」的分別——(生)起分別而執著有「我」、執著有「法」，當你執著的時候，就(會)打入你的第八識裡面，就成為種子了。這(些)種子又叫做「習氣」，本來在

外面有的，(現在)打入來，所以叫做「習氣」；(這)個種子又有另一個名(稱)叫做「習氣」。

(它說：)「我法分別『熏習』(力故)，「熏」，即是(指)打入來的時候，好像香烟的烟，熏落在白紙上一樣；如果是(被)黑的烟熏入去，它就會熏黑了(那)張紙。如果你用藍色的烟熏入去，就熏了(那)張紙變藍色。這樣呢，即是當我們那種我執(生)起的時候、法執(生)起的時候，就熏入去(第八識裡)；熏了什麼？就是熏了些我執、法執的色彩在這裡；這些色彩，我們叫它做「種子」、叫它做「習氣」。因此，「熏習」這兩個字即是(指)「打入去」這樣解(釋)，如果用俗語來說。(那麼)你要用文言上、用文雅一些的字(詞)來解釋才可以啊，「打入去」好像(說)得很粗(俗)；所以，那些古德將「熏習」(這)兩個字(用以下)這樣的解釋。「熏」者……(「熏」字)不要寫「艹」字頭，(即)不要寫草花頭，草花頭的「薰」字是「香」的意思；(現在說的)這個「熏」是「熏入去」這樣解(釋)。「熏」，解(釋)做「擊發」，那些古德是這樣解(釋)：「熏」者，「擊發」也。怎樣叫做「擊發」呢？打入去，就發生一種潛勢力在這裡，這就叫做「擊發」。「習」字又怎樣解(釋)呢？就是「數數」，即是「屢次屢次」，這就叫做「習」。即是「屢次屢次打一些習氣入去」，就叫做「熏習」。這個「習」字，本來上面是「羽毛」的「羽」(字)，原來是那些雌性的雀鳥抱蛋；抱出小雀鳥出來後，(當)那些小雀鳥(長)大一點生出羽毛後，牠就學飛；學飛的時候，頻頻拍動翅膀的那種情況，就叫做「習」。「習」

者，)即是「屢次屢次」。(這)就叫做「熏習」。即是多次擊發一些習氣入去，就成為種子，對吧？這叫「習氣」。

「我法分別」，即是那種我執與法執，「熏習」——不斷打入去，結果，就形成一種潛勢力——「分別力故」。於是，他即世也可，另一世也可，當那八個識(生)起作用的時候，於是就有我執、有法執了。

當有了我執、法執，本來沒有「我」的、本來沒有「法」的，但每一個識及每一個識都有很多(的)心所，當每一個識及每一個心所(生)起、出現的時候，都分做什麼？相分、見分出現；這樣就成堆的相分、見分出現，於是人們就執著這些相分、見分，這些是什麼什麼、那些又是什麼什麼。譬如我看見藍色，其實是我眼識的相分而已；我們就說這些叫做「藍色」。「藍色」就是「法」——東西。(一會兒)覺得自己又會想東西、又會講東西，覺得自己是如此：這個是「我」；其實這個是我們的識的活動、意識的活動而已。在種種相分、見分之上，我們(生)起執著，執著這些叫做「我」、那些叫做「法」了。

「變似我、法」，留意(這)個「似」字啊，不是「變出」「我」，「法」；如果「變出」「我」、「法」，就是有「我」、有「法」。現在是「變似」「我」、「法」，變出相分、見分出來，本來不是「我」，但偏偏很似「我」、很似「法」，這是「變

似我、法」。

下面很冗贅。「此我法相雖在內識，而由分別似外境現」。「此」，即是「這些」，這些人們執著有種種「我」、種種「法」，這些被我們所執出來的種種「我」、種種「法」；「雖在內識」，這些種種「我」、種種「法」的相狀「雖」然「在」我們「內」在的、「內」部的「識」裡面，(這)實在是識的相分、見分。這是「雖在內識」。「而由分別」，「而」即是「但是」。但是由於我們(生)起分別執著，(原本)沒有那種東西，卻執著(有)那東西，這是(生)起「分別」(的意思)。「似外境現」，居然覺得見到有種種「我」、有種種「法」在外面。譬如我見到這幅畫，在唯識家(的角度)來說，就說這幅畫是我眼識的相分，(是)眼識所現出來的相分來的。我能夠見到這幅畫，是我眼識的見分來的。本來是一個相分，一個見分。同時，當我看的時候，我的第六意識同時又看到。這樣，當我們的意識看到的時候，跟著就(會)覺得，這幅叫做「畫」，對吧？「畫」就是一件「東西」、「法」。又覺得「我」見到「畫」，其實是我的見分看到它，但勉強地說是「我」看到，於是，就(生)起這種執著。其實，我看到的那幅東西，那幅東西是什麼呀？是我們內部那個眼識的相分，是內部意識的相分，對吧？所以是在「內識」。但由於我們執著要說它是外，(所以)就(說)「似外境現」——似乎是(在)外面。「境」即是(指)「境界」、「對象」，好似在外面的一個對象那樣。聽不聽得明(白)呀？

於是，明明是我們內部的識變出的東西，(但)我們偏偏以為它是(在)外面，即是說，我站在這裡，看見整個(課)堂有那麼多人(坐)在這裡，其實都是我的識裡面變起你們這班人啊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本來(論文)是未談到的，對吧？但我可以(先)講一下。

我的第八識含藏很多我執、法執，相分、見分的種子，(這些)是上一世及不知多少世之前熏習下來的，今世憑著我媽媽、爸爸作緣，於是我就有了我自己的生命，寄託了(在)這種條件(下)，(生命)一段一段(的)，好像放一套電影(般)的出現，一出現就(持續)幾十年，譬如我一百歲才死，這套底片(就)放一百歲(年)才會放完，對吧？像這樣。即是好像演戲，在我這套戲(的內容)是怎樣呢？我這套戲，小孩子時會學走路，到長大一點時我會讀書，(這些)都是戲來的而已。到差不多的時候，會結婚；到差不多的時候，又會生孩子；到差不多的時候，又會衰老，(像)這樣。到盡頭的時候，又會死。這好像演一套戲一樣。(這)都是我第八識裡面所藏著的種子，是由多生以來熏習入去的。熏的時候，等於用錄影機攝錄了下來)，對吧？這一世人等於什麼？等於放映而已，對吧？這樣呢，我的一世(人)就是這樣子了。那麼，因為我多生以來都是結交很多朋友的，這個是某某先生、那個是某某太太、那個是某某小姐，(對它們生)起執(著)，其實他們都是零件造成的一個一個(的)個體，(但)我們對它們(生)起執(著)，說這是某某先生、某某太太等等。(又把)這些熏入去，於是今世好像放電影般放(映)出來，又(會)見到這位

是某老人家，那位是有為的青年，這位是某某太太，那位是某某小姐，其實是第八識裡面在造大夢。我(的夢)就是這樣造的，那麼是否個個(我見到的人)都是沒有的？又不是沒有啊。我可以造夢，你一樣可以造夢；座上有一百人，可以有一百個夢的，對吧？(在)那個夢裡面就(可以)互相交流，我造夢，見到你們有一百人，譬如他又造夢，他又見到有一百人。那麼，我的夢就介入他的夢裡面，互相交融，好像我們喝的牛奶，奶與水交融一樣，有奶之處就有水，有水之處就有奶。即是說，有所變的一百人在這裡，就有他所變的一百人在這裡；有他所變的一百人，就有所變的一百人。我是這樣，他是這樣，他(其他人)亦是這樣，換言之，這個(講)堂裡面(是)一百個大夢互相交流，就好像裡面(有)一百種液體互相交流，混和了在這裡一樣；這就好像有一個客觀的世界了，對吧？不是主觀的；(累)積一百個主觀就成為一客觀的世界。既然(累)積一百個主觀的世界，當(一百個世界)套起上來，(若)我走了出去，(你們)這個世界就沒有了我。譬如我走了出去功德林那裡吃飯，我的世界，本來變起這班人，(現在)收埋了，全部打入去又成為種子了；我在功德林吃東西的種子就爆出來了，(這時候，)你這裡(這班人)與我沒有什麼關(聯)了。但我走了而已，(還有)九十九個(人)未走，你還有九十九個人仍在這裡；(假設)還剛巧有兩個人走了入來，這(講堂)就變了(由)一百零一個人變了，對吧？我走了出去(後)，就與你無關(聯)。即是說，這個世界是這樣，這個世界有幾多億人，就是幾多億人的互相交流；(若這)裡面死了一千萬個(人)，這世界仍然在這裡，對吧？(情況)就是這樣。這就變了客觀世界，不是你一個主



觀的人走開了就沒有了這個世界，它說的「唯識所變」是這樣的變。

那麼，為何我會見到他，他又會見到我呀？因為眾生每個都是由那個什麼？每個(眾生)的本質都是真如，真如是實質、是體，有體就必定有用——屬性，有本質的就一定有屬性；無屬性就不成本質。譬如你說，這個是金屬。那個金屬是本質，金屬是光亮的，光亮就是屬性；金屬又有重量的，重量又是屬性。這樣呢，整個宇宙的體是一體的，蛇蟲鼠蟻與我們，以及與西方極樂世界那位阿彌陀佛，都是一體的。由於一體的絕對的真如顯現出來，為什麼說它顯現？(由於)屬性，一切眾生都是那個真如的屬性來的，即是(都是)真如的用來的。真如是體，無量無邊的眾生就是用。既然是同一體，(所以)可以互相溝通。一個大洋，有無數波浪都是水，同是水體，所以波浪與波浪之間會互相激盪、互相溝通。就是因為這樣可以互相溝通，所以你所變的世界反映入我那裡，譬如(現在有)一百人，你九十九人所變的世界個個都反映入我那個世界，就變成了九十九個世界都在我的世界裡面；同時我的世界又反映入你九十九人裡面。你(反)映入我那裡，我(反)映入你那裡，如果人多(的話)，就重重無盡，互相(反)映。(這)就好像什麼？就好像一盞燈，每一盞燈裡面(有)不知多少水晶在那裡，這個水晶(反)映入那個那裡，那個水晶又(反)映入(另外)那個那裡。又好像你去理髮，你記得嘛，你去理髮時坐下來，前面是鏡，後面又是鏡，左面是鏡，右面又是鏡；一坐下來望一下這邊，(見到)有無數多的你的頭，對吧？望一下另一面，又(見到)有無數多的你的頭，

數之不盡，對吧？重重無盡般，其實都是你(的)反映。你坐在這裡，那個頭就(反)映入你那裡，但你隔鄰還有人的，隔鄰(那人的)頭也一樣映入你那裡，對吧？這樣互相交映，就形成這個世界。所以呢，你不會(防)礙到(其)他人，(其)他人亦不會(防)礙你。你走開了，他人的世界一樣在；呀，我現在入涅槃了！成阿羅漢了！入無餘涅槃了！你成功而已，但其他無量眾生還未成功；在大筮地上你結束營業而已，他(們)還(要)繼續做生意的，對吧？世界形成的情況就是這樣。

好了，講到這裡，其他那些(內容)將來你自己繼續看，(論文的)後面(部分)會說得很詳細的，組織很周密的，不像我現在這樣講(的簡單)。你說：講得這樣簡單，很什麼(稀疏)而已！你不要這樣想啊，它非常之周密的，我不過(是)將它來用很粗俗的說話來講給你聽，不是它那套(理論本身)這樣稀疏，它很周密的，它處處都用邏輯扣緊的。好了，眾生就是因為這樣，即是怎麼說？每人一個世界，對吧？你的世界映入他那裡，他的世界映入你那裡。譬如我站在這裡，總共一百人，你(們)九十九人，各人變一個世界，通通映入我那裡，當(你們所變的世界)與我(所變的世界)套起上來，好像一個世界那樣。

看一下，(第)154 頁：「諸有情類」，「有情」是(指)「眾生」，所有眾生的類，「無始時來」，向上數不知何時開始，有很多人責難，為什麼你佛家不談開始呢？佛家(會)答你，講開始是最笨的，不如麻煩由你說出來，那個時候開始？你來說

吧！你亦講不通。你講不通，我聰明一些，不講(這個開始)；你比較笨，講(這個開始)。是這樣解(釋)而已。在佛家是這樣解(釋)的。它(佛家)不講第一因的，對吧？(若)它(去)講第一因，一定撞板的。(一定會)講到不合邏輯為止，所以佛家說「無始」了。(「無始」是指：)不能追究其第一個起點的，這就叫「無始」。

由無始的時間以來，「緣此」，這個「緣」字當(作)「攀緣」解(釋)，(這是它的)本來意義。譬如我是猴子，那個是桃，用手「攀」過去，這(又)就是「緣」，(所謂)「攀緣」。又好像那隻松鼠那樣，在那棵樹「緣」(著樹)爬上去，這是「緣」。本來的意義是這樣。但這裡當(作)「認識」(來)解(釋)。無始以來，緣「此」，「此」就是指種種假的我相、種種假的法相。經常「認識」著，以為它是有；本來是沒有的，以為它是有。這是「緣此」。

「認識」、「攀緣」(「此」)——這些，這些什麼呀？假的我相、假的法相，即是攀緣這些相分、見分，執為「我」。(於是)就「執為實我、實法」，(「實我」指)「實在的我」(「實法」指)「實在的東西」。當執著時，立即打入去——「熏習」——成為種子。可能是前半生熏成種子，後半生出現；或者下一世出現也說不定。這種熏(習)好像是，今早你出門時，見到有車撞死人，很恐怖，刺激到你，於是那恐怖的東西(情境)就熏習了入你的第八識裡面，成為種子；到晚上，若睡得不是很好的時候，你就(會)造回那個夢，見回今早見到的悲慘的情境了。就是

這樣：打入去、熏入去，打回出來。當你在夢境裡面以為煞有介事的，對吧？好了，這即是說這個世界如夢如幻，《金剛經》說這個世界是什麼？「一切有為法」，「有為法」即是(指)「現象」；一切現象「如夢」、如「幻」、如「泡」、如「影」，「如露」、「如電」，對吧？就是這樣。即是(指)不實在的。

它(本論)說「如患夢者，患夢力故，心似種種外境」的「相」出「現」了。「如」，就(是指)「好像」。「患」是(指)「患病」。什麼是「患病」呢？有些人本來見不到鬼、見不到神，因為他神經有病，(於是)就見到鬼、見到神，這些叫做「患」。又好像(有)黃胆病的人，本來我們(一般人)望上去不是黃色的，因為我有黃胆病的時候，就(會)見到任何東西都是黃(色)的，這個(也)是「患」。(有)黃胆病的人(人)見到任何東西都是黃(色)的，這個黃(色)並不是在外面有的，而是你自己內在的。好像那些患有黃胆病(的人)與患有神經病的人見神、見鬼一樣，就(叫)「患」。

「患」的力，或者「夢」的力、造夢的力，(這兩種力)的原故，「心似種種外境相現」。「心」是(指)那「八個識」，那八識現出一些相分、見分出來，就「似」乎有「種種」「外」在的對象、外在的「境」界出「現」了，其實是內在的識所變現出來的「相」分來的。這是「外境相現」——「外」在「境」界的「相」狀出「現」。當出現之後會怎樣呀？麻煩就跟著來了：「緣此執為實有外境」。當出

現了這種境界，於是它又認識這些境界，「緣」是(指)去「攀緣」它(外境)；當「攀緣」它就(生)起執著了，執著什麼？「緣」這些(是)實事實有，(譬如，)我見到這個人，這個人是實有的啊；見到這個杯，這個杯是實有啊，(這樣)執著；執著實有外在的境界。當我們說它是實有的時候，這種執著又熏入來，下一世我這種執著又生起了，愈起就愈厲害，打出、打入，打出、打入……，等於磨刀一樣，那把刀愈磨就愈(鋒)利，那些執著愈執愈厲害。這是「緣此執為實有外境」。

(到)這裡結束了，對吧？結束(時)怎說呢？下面(是)結束(的話)：「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」。那些「愚夫」，即是(指)那些蠢人，(這)是指什麼(人)？未曾見道，即是未曾了解這種道理的，未曾了解無我的道理的這類人，(就是)那些「愚夫」。「計」，即是「執著」、「計較」，那些蠢的人經常計較這些是實的我、實的法，(這些都是愚夫)所計較的。這個「計較」即是「執著」。「所計」較的「實我」，本來沒有「實」的「我」、本來亦沒有「實」在的「法」，偏偏由於他經常「計較、執著有「實」的「我」，執著有「實」的「法」。(這是)「實我實法」。他所執著的實的我、實的法，其實「都無所有」。本質沒有，屬性也沒有，(即是)體、相都沒有、「都無所有」。為什麼？我們見到的東西是本質的相分而已，哪裡有個實我、實法？對吧？即是那些蠢人(所)執著實的我、實的法是沒有的。

你會說：學了這麼多的理論有什麼用呀？你修正觀的時候，如果(對)這些(道

理)熟(悉)的話,你修無我觀,你就在止觀的裡面照著它(的道理)來想,(其實)它(已經是在)幫助你想了,你知不知道?你如果不滿意這樣想,你就修正它;如果你說它的講法與你的想法一樣,你就好像唸書般,照著想。反覆(地)想。想得多就會怎樣?想得(夠)多的話,不用(再)想的。當一盤好腿坐下來就覺得沒有的,哪裡有(實我、實法)呀?對吧?即是你去游泳,初學的時候,就(會跟著步驟)一、二、三、四,對吧?那個頭抬得起來,那隻腳就墮了下去;腳抬起上來,(就輪到)頭墮了下去,是這樣吧?即是等於你初初修觀的時候,是這樣的。譬如叫你觀一個月亮,(有時)那月亮會拉長,好像炸油條一樣,一會兒又好像(變成)一條柱那樣,一定是(會)這樣的!(若)你不是觀得夠長時間(的話),月亮都不會圓的。你修無我觀都是一樣。這樣呢,你熟(習)了它的話,不用(再)想了,即是好像那些觀月亮的(人),他一坐下,就見到圓圓的月亮在這裡了。等於你去游泳,一推你下水,你就自然會游,(甚至)你都不知道(自己)已經在游泳,自然你就會懂得游的。

那時候是什麼(狀態)?「現量」——實際體驗。你一坐下來就覺得:哪裡有「我」呀?根本沒有的!會這樣。毫無疑問的覺得是沒有(「我」);甚至連那個空空洞洞的都沒有,即是不用想的。想的時候叫做「比量」——「推理」,但它(「現量」)不用推理,不用推理而毫無疑問的覺得是這樣的。你讀《六祖壇經》讀過(這句)沒有?「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」,好像你飲水,飲時會想現在(的溫度)是否合

適呀？高過我的體溫還是低過呀？(溫度)有幾多度呀？這些是多餘的，你真是在飲水的時候，冷得怎麼樣、暖得怎麼樣，你自己知(道)的，不用問，對吧？別人告訴你都是假的，你不如自己嚐一下。好像你游泳，你怎樣游，問到你你都不知(道)，我下了水自然就會爬，我沒有去想的。會這樣，對吧？

那些蠢人，經常執著有實我、實法。它這裡所謂修無我觀，你就(要)將它來想；(若)你(是)修空觀也是這樣，空觀是怎樣？空了我、空了法而已；空我就是這樣(去)空，對吧？它說這些愚夫所執的實我、實法，「但隨妄情而施設故」，「但」即是(指)「只是」；跟「隨」它——「妄情」，「妄」即是「不實在的」，(本來)沒有那樣(東西卻)執(著)那東西，這是「妄」。「情」者，這個「情」是指那種「執著」。隨著執著而「施設」，「施設」即是「假立的」，(這是)「而施設故」。「說之為假」，「說」即是「話(指出)」，「之」是(指)「它」，話(指出)它是「假」。因為那些愚夫所執的實我、實法都沒有本質，所以就話(指出)它是「假」，所以佛家話(指出)它是「假」的。(這是)「說之為假」。「說」即是「講」、「話(指出)」，「之」是(指)「它」；話(指出)它是假，即是話(指出)那些它所說的「我」、「法」是假。但佛家又時常談「我」，這個又說是「阿難」，那個又說是「燃燈佛」，對吧？那些不就是「我」嗎？又說這些叫做「真如」，那些叫做「涅槃」，這些不就是「法」嗎？這又怎樣(解釋)呀？你(佛家)說別人(是)愚夫，你不又是一樣的愚？他(佛家)說不是啊，你愚，他不愚。為什麼？你以為(是)「實」，(但)他(佛家)知道不是「實」

的，這些(只)是相分、見分而已；相分、見分只是假名來的而已，對吧？實在都是幻有的，這樣(解釋)。他(佛家)不蠢，就是在這一點點(的不同)，對吧？如果(是)佛家，他就知道：「內識所變似我、似法」，他知道一切假我、一切假法都是我們「內」在的八個「識」與及心所「所」現出來的相分、見分而已；(是)「內識所變」的「似我、似法」。

[錄音中斷]

但是，「而非實我、法性」，不是「實」的「我」，是相分、見分。相分、見分都是幻的，(是)幻的相分、幻的見分，「而非實我、實法(性)」；「性」字當(作)「體」字解釋，(即是指)不是實我的體，亦不是實法的「體」。雖然不是實我的體、不是實法的體，「然似彼現」，「然」即是「可是」，「似」——居然是似乎是「我」、似乎是「法」；(即)「似」乎是實的「我」、「似」乎是實的「法」這樣顯「現」出來，(這是)「然似彼現」。但是「似」而已，不是真的，「故說為假」了。說它是「假」。聽不聽得明(白)呀？

好了，它又來一個小結：「外境隨情而施設故，非有如識」。「非有如識」四個字是連讀的，你不要讀成「非有，如識」，這樣就錯了。(外境)不是「如」「識」那樣的有。「外境」，(指)那些世人、愚夫所執著的心「外」的「境」界，這些「外



境」是「隨情」——「隨」著那些愚夫的妄「情」「而施設」；「施設」即是「假說」。那些世人所謂「外」在的「境」界都是「隨」著那些蠢人的妄「情」而假說、「施設故」；「非有如識」，並不是好像我們那八個識一樣存在，它(論意)認為識是存在的。(這是)「非有如識」。它(外境)的有，並不是好像「識」那樣的有。即是說，它認為「識」是存在的了。那不就是執著啊？那些空宗的人，尤其是應成派那些(人)，(認為這)即是執著，(因為)你認為識是有。其實他都懵的！「有」有多種，對吧？有「實有」，有「幻有」，(譬如)一架汽車，你說它有沒有？汽車是假的，是零件(的)配合而已，所以根本就沒有一架「汽車」。(雖然)沒有一架「汽車」，但(當)零件配合的時候，就整架的出現了啊，對吧？你說：(汽車是)沒有呀！(汽車是)沒有呀！(那麼)別人開車的時候，你試一下去撞它？你說沒有的嘛，最好你撞一下它。你說撞下去會(被)鞭死呀！(那麼，)即是不是完全沒有的嘛！對吧？不是完全沒有，即是什麼？最低限度是假有，對吧？即是「有」是有階級的，有「實有」，有「假有」；「假有」叫做「幻有」。有些叫做「非有似有」，對吧？所以那些蠢的人，一脚踢下去就說什麼都是空的！全部都是空的！這樣(說)。最好(這樣)的了，遇到這類人，你身上有打火機的話，(他認為)空嘛，用火燒一下他，看他空不空！空嘛！沒有嘛！對吧？可見不是完全空的，對吧？(試一下)等那架汽車駛過來！空嘛！它說「外境隨情而施設(故)」，並不像「識」那樣，在相對的條件之下它會存在。

「內識必依因緣生故，非無如境」，「內」部那八個「識」，是否有呀？對，是有，但不是實有。為什麼？因為內在的八個識是因緣和合而生的。(那麼)它就不(是)執著了，對吧？那些應成派(的人)說它是執著，但它(論文)說得(很)明(白)：「必依因緣而生故」。「必」字是「一定要」；「依」靠眾「緣」和合而「生」，這就是幻有啊。(這是)「必依因緣而生故」。

「非無如境」，並不是「無」，「無」即是指「不存在」；並不是好像那些蠢人所執的外境那樣是無、是不存在，(即)並不是好像那些(外)「境」那樣「無」的。(這就是)「非無如境」。換言之，即是對於世界，你不應該執著它是實有，對吧？但又不應該執著它是全無，(即是)非實有，非全無。非實有，我們簡單來說，就是「非有」，對吧？非全無，我們簡單來說，說它「非空」。(「非有」、「非空」)就是這樣解(釋)的。

如果你不執著它是實有，不執著它是全無的話，你的人生觀就會(是)怎樣呀？很活潑的，對吧？你對世界的看法，即所謂世界觀，就會很廣大，無拘執，很活潑的。

「由此便遮增、減二執」，由於你這樣了解，你就「遮」，即是(指)「否定」、「防止」，亦即是「破」……，這個「遮」字包括「防止」、「破除」。「防止」你

「增」執(與)「減」執；「破除」你「增」執與「減」執這「二」種「執」。怎樣叫做「增執」呀？(原本)沒有那樣(東西，卻)執有那樣，(這變得)更加加添了，(這)叫做「增執」。(這)「增執」，古德叫它做什麼？執有——「有執」。(原本)沒有那樣(東西，卻)執有那樣，叫做「有執」。「減執」又怎樣呀？明明有那樣(東西，)你(卻)說它沒有，這叫做「減執」；「減執」又叫做「空執」，對吧？這樣就不執有，又不執空了。

若你不懂這些道理，你學佛就會滿口都是「非有」、「非空」，別人問他怎樣(是)「非有」呢？他不懂。你說「非空」，那麼怎樣(是)「非空」呀？他又不懂。(若)你一讀(以上)這些(內容)，你就懂了，(是)這樣「非有」，(是)這樣「非空」，對吧？因為你不懂，你滿口都「非有」、「非空」，(但)實際上你又不懂的話，你會怎樣？只得表面地說，(雖然嘴上說)「非有」、「非空」，實際上你亦有、亦空，對吧？他不懂嘛，(所以)實際上(他)是亦有、亦空。(這就是)「由此便遮增、減二執」了。

好了，來到這裡，又有問題了，「境依內識而假立故，唯世俗有」。那些「境」，那些愚夫所執的實有的外境固然是「世俗有」，是勝義上沒有；但唯識家所講幻有的「境」，都是「世俗有」，在勝義諦裡都是沒有的。不論是愚夫也好、是聖人也好，他所講的「境」，都是「依」據「內識而假立」。這些「依」據「內識而假立」的「境」，都是「世俗諦」裡面存在而已；當你證得「勝義諦」，「勝義諦」

即是「真如」的別名；(即)當你證得真如的時候，不見到有八識的，不是真是有的，是「世俗」諦「有」而已。所以那些應成派的人說唯識宗執「識」，那(位)月稱是蠢的！別人(《成唯識論》)說得很清楚(「識」在)世俗諦是有，(在)勝義諦裡面是沒有的，對吧？他(月稱)都不讀書的！只是片面地看。因為印度(那候)的書不像我們(現在)那樣容易買得到，你不要以為印度的菩薩什麼(書)都讀，他讀不到的，即是好像我們(中國的)古人，現在我們的印刷術興盛，(所以)容易(讀到)，古人(找)書(讀)，要求(別)人給你抄(寫)的，能夠抄(寫)下來帶回去)才有得讀的，(這是)不容易的。可能那班菩薩不是讀很多書，對吧？(這是)「唯世俗有」。外「境」是世俗有，「識」又怎樣？「(識)是假境所依事故」，是「假境所依」而已，在低級的「勝義」，都是叫做「有」，不是真正「勝義有」啊！那麼，為什麼「勝義」有真正與假的呢？你一定要了解「四重二諦」。當你了解「四重二諦」，(你會)少很多執著。

在未講「四重二諦」之前，我先講個譬喻給你聽，我以前也大略的講過了。譬如我問你，為什麼你要守道德呀？答案有很多個層次的。普通的層次，(若)你找到個……警鐘(在響)啊。時時有這種(情況)的，尤其是在美國及加拿大(給人)住的公寓，有時候小孩子不聽話走去按警鐘，「呤」、「呤」聲，令到所有人都走過來。你們居士林有位林友叫劉萬然，他在多倫多買了一層公寓來住，一天(內)「呤」(響)了十八次，經常這樣。

(關於)「世俗諦」與「勝義諦」，我們一定要懂的。什麼叫做「世俗諦」？什麼叫做「勝義諦」呢？「世俗諦」者，即是用世俗的常識、用世俗的知識都可以了解的，普通(來說是這樣。 )「諦」者，(指)「真實的事情」、「真實的道理」，就叫做「諦」。用世俗的知識都可以了解得到的這些真實的事情、真實的道理，就叫做「世俗諦」。有些(時候)將它來簡單(化)的稱為「俗諦」。

第二種，是「勝義諦」。「勝」是(指)「優勝的」；「義」字當作「境界」解(釋)；是那些優勝的智慧然後了解得到的這種境界，就叫做「勝義」。優勝的智慧然後了解得到的那些境界，叫做「勝義」。這個優勝的智慧是指「無漏智」。(這叫)「勝義」。「諦」，(是)實事實理，叫做「諦」。

「勝義諦」這三個字是唐朝時的人(翻)譯的，唐朝之前，「勝義諦」(翻)譯做什麼？(有)二種翻譯，(第一種，)有人譯做「真諦」；世俗諦叫做「俗諦」，勝義諦叫做「真諦」。(第二種，)鳩摩羅什(翻)譯做「第一義諦」；「勝」字譯做「第一」。即是說，我們讀書讀到「真諦」(兩字)，你看上下文，如果適合的話，就當(作)「勝義諦」解(釋)。如果看到「第一義諦」的話，即是「勝義諦」了。「第一」就是「勝」了，對吧？於是就有(分為)兩諦了。

即是說世間的實事實理，有些用世俗的知識都可以了解，有些就要(用)清淨

無漏的智慧才能了解得到。其實，這「二諦」兩個字是出自何處呢？大乘經裡面才有的，小乘裡面有沒有講呢？小乘那些論(書)裡面，說一切有部的論(書)都有談到「勝義諦」這幾個字的，但是沒有很強調。到後來佛滅後五百年的時候，龍樹菩薩出現，然後(才)強調、大談這個「二諦」。關於現在存在佛經裡面解釋「二諦」的是(有)兩派不同的解(釋)。即是大乘的中觀宗——空宗解釋這「二諦」，與唯識宗解釋「二諦」是不同解(釋)方法的。你切不可將唯識宗的解(釋)方法來批評中觀宗；亦不能將中觀宗的解(釋)方法去批評唯識宗。(兩者有)怎樣的的不同呢？中觀宗的人談二諦，叫做「約教二諦」；唯識宗的人所說的二諦，(叫做)「約理二諦」，完全不是同一路的，(即是說)兩套(的解釋方法是)完全不同的。

很多古人拿著這樣(中觀宗的)來批評那樣(唯識宗的)；(或)拿著那樣(唯識宗的)來批評這樣(中觀宗的)，對吧？這樣的話，即是別人用港幣結算的，你(卻)用人民幣來結(算)；別人用人民幣，你卻用港幣(來)結(算)。(這樣去)諍辯，(就算)諍辯一年也諍辯不完的。

現在我要解釋了，佛經裡面的「約」字怎樣解(釋)？「依據」。「約」者，「依」也，(即)「依據」。依據「教」——即是(英文的)「teaching」；「約」字即是英文的「according」。依據教學的方法、依據它教授的方法；教授的方法有兩種，叫做「約教二諦」。即是說這一種 teaching、這一種教法是什麼？是給世俗的一般

人了解的，即是對那些智慧較低級的人，用普通的教學法來教(導)他們，這樣就叫做「世俗諦」，(這)完全是教學方面的事(情)。這個「教」字當(作)「teaching」這樣解(釋)，不是「religion」，不要當(作)「宗教」(來解釋)啊，(是)依據教學的方式，教學的方式不同而分二諦。即是一些是對(應)高級的學生，一些是對(應)低級的學生，(這是)「約教二諦」。

唯識宗是「約理二諦」。怎樣是「約理二諦」？「世俗諦」者，即是指「現象界」——眼見得到、耳聽得到、手摸得到的，這些叫做「世俗諦」。「勝義諦」是什麼呀？是那個「absolute」，即是那個「真如」，那個就是「勝義諦」。「真如」是要殊勝的、優勝的智慧才可以接觸到的，(這)叫「勝義諦」，(是)這樣解(釋)。是「約」那個道「理」來談「二諦」。(這樣)就(是)完全不同(的)解(釋)方(法)了，對吧？現在的人(常為此)諍辯，諍辯什麼呢？沒有得諍辯的，對吧？(火警是)假的，對吧？這些是假的，對吧？(是)假的就不用理(會)它。講到這裡，這個是「約理二諦」，對吧？你不能根據(它)來批評三輪宗的。

我們看一下(第)165 頁。看一下這個表，這個表裡面有很多個層次，對吧？(有)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個層次，看得見嗎？如果沒有書的，可以看一下隔鄰(那位的)。五個層次。沒有吧？沒有影印出來。因為這些是注(釋)來的，其實也可以不用解(釋)，不過我解(釋)一下，讓你們知道別人常諍辯的二諦，令你們

避免(這不必要的) 諍辯而已。五個層次，第一個叫做「法體」，「法體」即是(指) 拿出來做例(子)的那件東西。「法體」有些什麼呀？世俗的，有「瓶」、「盆」；「瓶」者，(指)「花瓶」，載水的「瓶」；「盆」是用來(盛)載東西的「盆」，用來洗面、載東西、載餸菜的「盆」。「法體」即是「東西」。(這是)最淺顯的，對吧？比較深(入)一些的，橫列，看左面，「蘊」、「處」、「界」，這些叫做「五蘊」，那些叫做「十二處」，這些叫做「十八界」，是否深(入)一些？都不夠深(入)，這些都是假名而已，不是真的(在)我們證果(位)的時候證到的，證到的是什麼？「四諦」就是了。「苦」、「集」、「滅」、「道」，這個世界是「苦」的；這個「苦」的世界由於煩惱及業招集的。(如此)等等的這「四諦」，是聖人的智慧去證到的——「四諦」的道理。

「唯識」，本來「唯識」，窺基大師將它放入「蘊、處、界」下面，我將它提高了，將它放入後(面)一些，因為我受了梁漱溟的影響，梁漱溟在他那本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裡面，說佛家談唯識，不只是理論的，是他(唯識家)修止觀、修定的時候，他自己體會到的，是內證的。於是我想一下，唯識的道理是那些聖人證(悟)的，不是像哲學家那樣推理的，所以我將它放入去(後面)，如果你不高興的話，你將「唯識」抽放回「蘊」、「處」、「界」下面。原來是這樣的。這樣夠深了吧？都是未夠深。



跟著是什麼？「二空真如」。空(除)了我執、空(除)了法執之後所體會到的真如理，這個才是高，對吧？一層比一層深。是否最深了？都未是最深，因為你講出來的都不深，對吧？沒有得講的才深，好像維摩居士那樣，講不出的。這個(「二空真如」)講得出來的，「二空真如」都是文殊菩薩的講法。講得出的都不夠高。應該有個(更高的)，沒有寫下來，對吧？「一實真如」，這個「一實真如」(是維摩居士講不出來的那一套，又叫做「一真法界」。者，是(指)「絕對的」；(「真者，指)「真實的」。即是「一真法界」，沒有得講的，講出來就不對，(這是)最深的，對吧？

好了，「法體」就是這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(種)，對吧？這樣就分「真諦」與「俗諦」了。我們看一下，「世間世俗」，(指)世間人人都懂的，世俗到極的，不識字的老伯又懂，非洲沒有文字的人也懂。世間人人都懂的，世俗到極的，叫做「世間的世俗」。俗到極的，例如什麼呀？「瓶」、「盆」，這些人人都懂得的，對吧？這些是「世間世俗」。「四俗諦」，(即)「俗諦」，它有份了，「瓶」、「盆」都是俗到極的了。「真諦」有沒有份？「真俗對辨」，「辨」即是「比較」，沒有得比較，俗到極，「四真諦」在「真諦」裡面都是一條線，沒有它的份，對吧？這個「瓶」、「盆」，真什麼呢？本來「瓶」是沒有的，對吧？「瓶」是什麼？那些微粒子排列形成「瓶」而已，(是)眾緣和合的「瓶」，哪裡有個(真實的)「瓶」？哪裡有個(真實的)「盆」？你(相)信不(相)信？不只佛家這樣說，羅素都是這樣說。

羅素有篇文章談到，當一個補鞋匠拿著皮鞋來修理的時候，其實並沒有皮鞋，是那些電子與質子排列成皮鞋的樣子而已，哪裡有(真實的)皮鞋呀，(這是與佛家)同一樣的道理。所以「瓶」、「盆」是完全沒有的，在「真諦」裡面沒有地位。

下面的「假名安立」是怎樣？只有「假名」而已，「安立」即是「說」，用「假名」來說，根本沒有實的「瓶」、實的「盆」的。(這是)「假名安立」。明不明(白)呀？聽不聽得明(白)呀？

好了，高級一些，「五蘊」、「十二處」、「十八界」，你不要以為這樣，我讀《心經》「五蘊皆空」，我就知道「五蘊」，我又知道「十二處」，我就架勢一些。這絕不架勢，你看一下，好一些，比較非洲不識字的那些人好一些而已。「等」，「等」(些)什麼？「等」那些滿口講唯識的那類人，有很多人是這樣的，經常有些人執著有個阿賴耶識，「等」就是「等」這些人。其實阿賴耶識是假有而已，如果你執著有個實的阿賴耶識，就要在「唯識」拉下來。(這是)「等」。中國人所講的三魂七魄，「等」就是「等」這類東西。這些叫做什麼？它是高級一些，是「道理世俗」，都是「世俗」。但確是有些道理的，叫「道理世俗」。即是現在一切自然科學，(如)物理學、化學等，在佛家來說，這叫做「道理世俗」，確有此道理，只要用世俗的智慧你就可以知道，(這是)「道理世俗」。佛家講整套唯識的道理，是(屬於)什麼？是「道理世俗」來的。但如果你照著它去修行、去體會的話，就

不是「道理世俗」了，(要)再升一級。

好了，「道理世俗」都是「世俗諦」，不過它叫做「道理世俗」的「世俗諦」而已；那麼(在)「勝義諦」(裡面)有沒有它的地位？有，叫做「世間勝義」。「世間」即是(指)「世間世俗」，它比較「世間世俗」略為勝過，叫做「世間勝義」。明不明(白)呀？是超過了「世間世俗」的，(較為)好一點。你嘴巴經常說的「唯識」，又「五蘊」、「十二處」這些，比非洲那個文盲好一些，對吧？所以你不要以為我懂很多佛理又或是其他的什麼，如果你沒有修行的話，你那套是好過那班人(非洲文盲)一點而已，對吧？很多講佛學的人是這樣的，只是空談理論而已，(而)不去修養。這些叫做「世間勝義」，比較「世間世俗」它略為勝過。那麼，即是說什麼？「五蘊」、「十二處」、「十八界」在「世俗諦」裡固然有地位)，在「勝義諦」裡面有沒有地位呀？有沒有呀？

聽眾：有一些。

有一些，對吧？「亦勝義(諦)(裡)有」了，對吧？「瓶」、「盆」(是)「唯世俗有」，在「世俗諦」裡「有」，「有」是(指)「存在」；在「世俗諦」裡存在而已。(像)「蘊」、「處」、「界」這些，在「勝義諦」裡都有些地位給它們的，即(在「勝義諦」裡都)存在。

好了，如果(是)真正小乘的人修「苦」、「集」、「滅」、「道」，(若)他經常修止觀、修四諦觀，這類人真的會證得涅槃的；縱使未證涅槃，他在修止觀的時候都會體驗到的。這些又怎樣(分類)？仍然講得出的，都是「世俗諦」。我現在拿「唯識」來講，在世俗諦裡面，一定有地位的；但在「勝義諦」裡面，我都是勉強的拉它下來，你可以將它放回入去(「蘊、處、界」下面)的。它怎麼說？到底都是有些證得的，世俗就是世俗，但是它是證得的世俗，這就叫「證得世俗」，這比較只是談理論的又高一些。這樣明(白)了吧？那麼(它在)「勝義諦」裡面有沒有地位？有。有什麼地位呀？比較空談的那些又勝過一些，叫「道理勝義」，明白嗎？比較空談的那些又勝過一些，這樣的「勝」。這樣即是你講整套「唯識」(的道理)，我提高了它，都不過是「道理勝義」而已；如果不提(高)，只是「世間勝義」而已。同一樣(道理)，我講「空宗」又是什麼？如果你一味滿口都是講空的，它都是「世間勝義」而已，如果你真的修空觀體會到的話，就是什麼？「道理勝義」了，比較「道理世俗」，你又勝(過)一些了。聽不聽得明(白)？當你了解這「四重二諦」，你就沒有執著了。為什麼呀？你爭辯什麼呢，放入這裡又是這樣，放入那裡又是這樣，對吧？

第三(層)，再高一些，證真如了，真真正正證得無我究竟了。如果小乘就是證得人無我，大乘就是證得一切法都無我。入了定的時候，好像六祖(惠能)那樣，會體會到什麼？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那種境界。「本來無一物」(的話)，

哪還有「四諦」呢？對吧？實在連「真如」都沒有的，對吧？但你說沒有又不可以，(因為)要講(出來)的，所以呢，勉強(去)講，叫做「二空真如」——「人空」、「法空」，用這兩種空觀的智慧而去證得的那個真如。這個本來是最高境界，叫「勝義世俗」。這個真是「勝義」了，「世俗諦」有沒有份？仍然是「世俗」，為什麼是「世俗」？因為它講得出嘛，它用世俗的說話——(用)「真」字、「如」字，這兩個(字)不是「世俗」來嗎？(這叫)「勝義世俗」。世俗仍然是世俗，不過是「勝義」的「世俗」。其實這已是最高的了，對吧？都(還)未(算)。你看一下，「勝」是「勝」在何處呀？「證得勝義」，比較「證得世俗」又高一些，叫「證得勝義」。明(白)了吧？

這三種：「世間勝義」、「道理勝義」以及「證得勝義」這三種「勝義」，「勝義」是「勝義」了，(但)仍然是「有相安立」、有概念，「相」是(指)「相分」，仍有概念、仍有相分，你的意識裡面仍有 image 在，還未夠高。當你了解「勝義諦」，你讀《維摩經》不需要聽講，你都會講了，對吧？那班人講來講去，說「勝義」是什麼？「不二法門」是「勝義」，(但)講來講去都是「有相安立」，「安立」即是「說」，用有概念的話來說。那位維摩居士出不了聲，不出聲是(代表)什麼？

「無相安立」，連概念都不要，對吧？今日你讀完這裡，現在你已經了解《維摩經》的「不二法門」，我們讀一下就懂得解(釋)了，你還可以(去)講(解)。如果你(對)這個「四重二諦」不懂(得)的話，你講《維摩經》會講得很不順暢的，一理通百

理明而已。

好了，這三種「勝義」仍然有概念，(仍)未夠高，(應該要)連概念都沒有，證入無言之境，沒有說話的，下面那個是什麼？真正真如的本身，(叫「一實真如」。)「一」即是「absolute」、「絕對的」，講得出的就不是絕對了；絕對是講不出。「實」是指那東西是「真真實實」，不是假的。這個就是真正的「真如」了。講得出「真如」的概念而已。這個是怎樣呀？你說它是「勝義」或者「世俗」都是不對的。你說它是「世俗」固然是不對，你說它是「勝義」都不對。為什麼呀？都可以講嘛，連講都沒得講才對。這個叫做什麼？「勝義勝義」。為什麼呀？比較「勝義世俗」又高一層的勝義，這個是怎樣(的)？「無相非安立」，(「無相」，指)沒有概念的；「非安立」，即「不可說」；「安立」即是「說」，不是可以講得到的。這個(就)是「不二法門」了。明不明(白)呀？(關於)「四重二諦」，明不明(白)呀？(這)「四重二諦」，回去不可不看啊。

所以，有一次，我有個學生，其實這個是霍韜晦，他聰明到極，當他看完「四重二諦」，他說這套東西很有用呀，當時是幾十年前，我問(對)什麼有用？譬如談到道德就是了。他說那些不識字的(人因為)怕閻羅王勾舌根，所以不敢說謊；怕要吃半斤還八兩，(所以)不敢吃肉，對吧？他說這些全部要靠鬼神控制、管制你，這些是低級的，這些叫最俗的道德，但它都是道德啊。第二，高級一些的，

(是)功利主義，守道德對社會上有功、有利，社會是我的社會，亦是我兒女的社會，如果社會(是)壞(的)，我首受其害，所以我們要守道德，(這是)用功利主義(的層次看)，(這)比較高一些，不用靠鬼神。但都未夠高，要被功利主義來箍死我們，如果不是(有)功利的話，我們就不守(道德)了，(所以這)都不夠高。良心主義就高了，不是為了什麼功、什麼利的，我們的良心——(即)有「不忍人之心」，我們不肯做這些壞事的，這才是高啊，這是又高一層，這將「四重二諦」來一級一級(配上去)。他說這都不夠高，我又行「仁」、他又行「義」都不夠高，(因為)都有得講；不用講的，好像太上老君——老子——那樣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」，即是最高那個道德，(是)不講道德的，連道德都不講，所以他有道德。他(老子續)說「下德不失德」，那些低級的道德、常常把道德掛在嘴邊的人，「是以無德」，這些不是真道德。他說老子是高了，這個就是「勝義勝義」。他此人很聰明啊，我看過這麼多人，他這個人怎麼這麼聰明的？他這種想法真是聰明。現在我們有時講到道德……前幾天有人叫我講道德，我就拿它來講，其實這個是什麼？霍韜晦問我的(意思)而已嘛。他是有道理的。剛巧這「四重二諦」一級一級那樣(配上去)。

還有一分鐘時間就夠了，我講多一個故事給你聽。從前春秋時代有一個國(家)叫楚國，楚國的國王去打獵，有一支弓，那支弓是用寶石、金銀之類來制造，很漂亮的弓，(因為是)國王拿的弓嘛，怎料他打獵時掉失了那支弓；回去後發現不

見了那支弓，群臣就拼命去尋找，於是楚王就說不用找了，找來幹什麼？他說這把弓是楚國人的弓，掉失了，拾到的還不是我楚國的人？這叫「楚弓楚得」，楚人的弓，楚人拾回，我楚國並沒有損失，對吧？不用找了，這樣。這件故事叫「楚弓楚得」。有個迂腐的讀書人他說這個楚王是高級的，不見了弓，要拼命尋找，這個都是低級，他的心胸這麼廣大，「我是楚國的王，我就是楚國，楚國與我與子民百姓是一體的，我不見了弓，還不是楚國人拾回？一樣的，都是我們自己人拾回，(所以)不用找」，他心胸廣大到極。但那迂腐的讀書人都說這不夠廣大，還有「楚國」，為什麼要是「楚國」？(應該是)「世界」得弓，世界的人拾回，這才是偉大嘛！區區(想著)一個國家，這麼狹小，不行，這不夠高。另外有個更加迂腐(的)，他說「世界」都不夠高，不出聲才算高嘛！還不是一樣，對吧？一級一級的(上)。

好了，當你了解「四重二諦」，那些禪宗的人一問一答，攪來攪去都是這「四重」而已。

好了，今日本來應該講一些《百法明門論》，但今日已經時間到了，下一次，我開首先講《百法明門論》。好了，拜拜。

<第十一講> 完